



2015年6月

第35卷第3期(总第165期)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Jun.2015

Vol.35(Sum No.165)

【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DOI:10.13467/j.cnki.jbuss.2015.03.011

从“过会”看关中西部农村中老年妇女的信仰活动与人际交往*

仵军智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 “过会”是乡村民众朴素而常见的祈福信仰活动与情感交流方式,本文立足对关中西部农村中老年妇女“过会”活动的考察,在对“过会”类别与形式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信众祈福、行善的世俗性心理,指出“过会”在中老年妇女的情感寄托和人际关系协调中的价值与作用,强调了“过会”在稳定乡村秩序等层面的“负熵”功能,以期为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关中西部;中老年妇女;乡村庙会;家中过会;人际交往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5)03-052-04

关中西部地区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与传统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留守农村的人口结构与生活内容也随之变化。加之信息传递与情感交流的平台被大众媒体与新兴媒体分割成单家独户,公共事务的消解和群体性交往与活动平台的坍塌,农村社会日常生活内容的“空心化”已经有目共睹。在寂寥的关中西部农村,以中老年妇女为主体发起和参与的民间“过会”活动不仅满足了她们的心意寄托,支撑起她们个体内心情感需求,而且带动了农村人际交往,搭建起了群体性文化生活的平台,给乡村社会平静而无聊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丝生气、一抹亮色。

一、关中西部地区农村“过会”的形式与分类

“过会”是乡村信众对乡村庙会和家中祈神仪式活动的朴素说法。虽然参与场所、人员构成与活动形式有所区别,但都统称“过会”。民俗学者赵德利根据组织主体、活动形式、文化内涵及社会影响等层面对乡村庙会进行了系统论述与分析,认为乡村庙会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官方庙会与民间庙会。官方庙会的娱乐观光意图明显,而民间庙会则更加注重拜神祈福和心意寄托。这一分类判断得到学界的认可和

推崇。

关中西部地区民间庙会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依托某一知名度较高的庙宇道观或者信仰神灵,在一个固定时间段集中性进行朝拜与祈福活动,一般影响范围较大,参与人数众多。信众在过会期间自发地向庙宇道观围拢,进行拜神、诵经、祈福和扮神表演等活动,为了吸引民众一般会请戏班子助兴演出,食摊小贩也夹杂其间,是乡村民众集中性的狂欢活动,成为乡村民众情感沟通和人际交往的重要平台。

其次一种是迎神赛会,是多个社区将共同信奉的神灵轮流迎请到各自社区进行祭拜和供奉,一般是一年一次,在“过会”期间,承办社区也往往会邀请戏班子、曲子班子或者现代歌舞剧社进行助兴表演,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聚会、娱乐,因为叫迎神赛会,几年才轮到一次,是展现村容村貌和民众生活富裕的重要机会,攀比心理较强,因而表现格外积极,一般阵势较大。诸如关中西部某县区的“大刀刘爷”迎神赛会和“风伯雨司”迎神赛会,参与人数众多,影响力较大。

还有一种形式是参与范围较小、较为私密的“家中过会”。“家中过会”是关中西部农村妇女信仰活动

* [收稿日期]2015-04-10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计划项目:关陇庙会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3JZ007);宝鸡文理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关陇庙会的组织与礼仪研究(项目编号:ZK15021)。

[作者简介]仵军智(1976-),男,陕西凤翔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乡村文化与传播。



的重要形式，内容一般有两类：一类是专题性家中过会，另一类是日常性或者节庆性家中过会。专题性家中过会，一般有鲜明的主题和活动流程，较为严格和正式，巫术和封建迷信的成分更大一些，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形式。“家中过会”所信奉的神灵既不同于“家神”，又不同于“村落神”，而是“神媒”。所谓“神媒”，即有着能与仙家、师父、神灵等超自然力沟通、交流的人，数量不等，活动、影响范围不一的“神媒”，也称为香道的，能使特定神附体，给人看事、看病的人。这些“神媒”一般“顶”的神灵都不大，大都是“大神”的侍从或者跟班，比如“七仙女”或者“善财童子”之类的角色。一般由于自己所“顶”的神位与大神的亲密关系，而能具备一定的“仙气”、“灵气”，能“未卜先知”或“为人看病”。其实这些“神媒”所“顶”的神位大多是普通民众所熟知和认可的，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和传说故事中提及较多的神灵，大多与日常生活内容有关，这也可能是民众乐于接受和崇拜的原因之一。

二、“过会”满足了关中西部农村中老年妇女朴素的世俗性心理向往

中国民众独有的气质和价值判断产生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居于这种价值观核心位置的象征体系为人们理解人类的境遇、人类与更广阔现实领域的关系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传统的象征通过多神信仰、多元化的宗教实践，占卜行为的多种来源表现出来，存在于它们之间动态的相互关系之中，并相互影响着。^{[1](P44)}

1. 见神就拜，虽然分不清释道神灵，但并不妨碍她们随大流式的“行善”

农村妇女朴素性信仰活动俗称“行善”，与“信教”不同。比如信奉天主教的称“教友”，其礼拜活动等形式意在与神靠近，自省并超越自我，人从属于神，并进而形成与世俗生活迥然有别的神圣生活。而“行善”则是与“朝山进香”、“许愿还愿”、“敬神奉神”、“布施”等相关活动，意在与神沟通，通过给神敬献贡品、布施等，并且将自己做过的善行向神禀报，承诺自己以后继续行善。同时，通过朝山进香的行为告诉邻里和身边的人，自己是一个有信仰且一心向善的人。“行善”的人绝大多数对神灵所属的类别是搞不清楚的。在调查中发现，85%以上的信众不知道自己所拜的神灵是谁，管辖范围如何以及与自己的相关性如何？哪些神属于道教神，哪些神属于佛教神？这些则一概不知。别人“跟会”就去“跟会”，别人磕头就去磕头，完全是一种随大流式的心意信仰活动。

实质上，关中西部地区的“过会”敬奉的神灵是有区别的。从大的类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家神”，一类为“村落神”。所谓“家神”，主要是指常驻家庭或

者不定期被邀请并能显灵的神灵，像门神、土地神、灶王爷、仓神、井神、财神等，好像上天分派到各住户一样，家家都有，自己敬奉就行。同时还有所谓的“大神”，要到大庙去“邀请”，或者将神像在大庙开光，然后“请”到家中供养，请了才有，不请不会主动去家中的，比较常见的有：“如来佛”、“弥勒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关圣帝君”等大神。不论是上天分派“驻户”的，还是“开光邀请”的，都可以称为“家神”。另一类为“村落神”，即在某一地域民众共同信奉的，或者为某一区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由人成神的“英雄”，一般在某一地区专门建庙设祠，影响力和信众覆盖一定范围的庙宇，在每年中固定某一日期为“过会”日，周围信众前往进香膜拜，即为村落庙会。大致包括：村落大土地庙、山神庙、三官庙、五圣庙、关帝庙、风伯雨师庙等等。在关中西部，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文化而产生的历史与传说人物庙会，如凤翔灵山老母庙会、宝玉山九天圣母庙会、姜嫄庙会、女登庙会、马莲滩庙会、五丈原庙会、周公庙庙会等等都是关中西部影响力较大的民间庙会。

2. 信仰活动与日常生活内容密切相关，重“福”轻“富”

关中西部地区祈福活动表现出重“福”轻“富”的价值特点。通过观察发现求健康、平安和求子的祈愿活动是最普遍的，祈求神灵保佑自己与自己关系紧密的人，在健康、平安、幸福、事业、子孙等众多方面，与神灵“许诺还愿”。这些传统的关于“福”的追求超过关于“富”的追求。求学、仕途、财运等祈愿往往在次要位置。“人全家全，没病没灾，儿女孝顺”，这些看似基本的欲求，却往往是历经生活磨难的民众最看重的幸福追求。

朝山进香、行香走会确实有神圣的意味，但它并未与日常生活脱离，许愿还愿，希望得到神的恩赐、回报。在建立的“人凭神，神依人”的神人互惠关系中，外在于人的神又从属于人。这就使得中国民众的朝山进香、行香走会基本是日常生活的延伸而非断裂，并有着鲜明的布迪厄所指称的实践和惯习所具有的“游戏”本质。^{[2](P177)}在中国民众信仰中，作为信仰对象的“神”与“灵验”紧密相连，与“圣”则关联甚少。灵验作为中国民众信仰的基本特征，它更强调的是人神之间的互动关系。

比如“人神互动”最常见的祈雨，就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游戏”活动。有的是供奉祈求、顶礼膜拜，有的则是游街淘池、命令降雨，例如有的地方拉着龙王神像游街或者鞭打龙王。总之是软硬兼施，与神灵讨价还价。关中西部众多的龙王庙、风伯雨师庙、山神庙、湫池庙、五圣庙等，大多与农业生产和祈求风



调雨顺有关。农历九月十三,传说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磨刀需要水,信众将在这天去关帝庙祈雨。当地有一句俗语:“九月十三滴三点,耀州城里买大碗”,意思是九月十三如果下雨,来年庄稼一定大丰收。

三、关中西部农村中老年妇女在“过会”中更加注重情感交流与关系协调

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日益“空心化”,日常生活内容的缺失、家庭矛盾与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等,让饱经沧桑的农村中老年妇女向神灵祈福、诉说,通过“过会”交流感情,自得其乐。

1.“过会”给农村中老年妇女搭建了情感交流的平台

农历七月,关中西部的庙会很集中,很多地方都“过会”。我们调查后发现这个时节过会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农闲,夏收结束,秋种未开始,炎炎烈日,民众需要休息。在这个时候相互走动,庆祝丰收和联络感情,大多用自家地里产的粮食蔬菜作为礼品来串亲戚,俗称“走忙罢”。其次,集中过会可以展现村容村貌,也是村落经济发达,家庭殷实的表现。因为过会是要花钱的,唱大戏,迎亲戚待客都要花不少钱的,只有实力雄厚的村子才能过得起庙会,穷村子只能羡慕没有办法。再次,关中西部很多庙会都与祈雨有关,为了风调雨顺,来年庄稼大丰收而给神唱戏,博得神灵欢心,这其实也是娱神娱人的喜庆事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年轻群体更多选用媒体交流情感,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看电视、上网、聊微信、微博等,出外旅游或者群体聚会等,而中老年妇女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对现代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不感兴趣或者看不懂,由于审美代沟,与年轻人的沟通不畅,生活显得孤独而无聊。其次,当下的农村妇女不用做针线活,不用缝制被褥和修补衣服,不用纳鞋底、织毛衣,不用手工洗衣服等;副食产品都是通过超市购买,鱼肉蛋奶等购买非常方便,不用饲养鸡鸭鹅猪等,也省却了日常喂养与管理的诸多工作,不用制醋、不用蒸馍,甚至可以不用开灶,这些家务的消解使农村女性被完全解放出来。在免除家务辛劳的同时,也失却了日常生活的内容与劳作中的乐趣。再次,婆媳关系自古难处,婆婆与媳妇在家庭琐事中往往会有矛盾,而又无法宣泄苦闷,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平台和机会进行情感交流,“过会”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老姐妹们凑在一起,拉拉家常,说说心里话,甚至可以拈一根香,向神灵诉说一下内心的孤独与委屈,心里会亮堂许多。在关中西部的“过会”中,头上顶个手帕,拄着拐杖的老太太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从她们的笑容中能看出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在调研中,有的中老年妇女感慨地告诉

我们,她们现在活着的唯一期盼是每年有几个“过会”的日子。

2.“过会”活动能进一步促进乡村民众人际交往的深入,增进情感交融

庙会是重要的人际交往平台和重要的人际传播渠道,通过这个交往平台和传播渠道产生和传播的价值判断规范和行为准则在一定范围内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政策宣化与引导,因而不能不引起重视。从对关中西部较有名的民间庙会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弥漫性的、质朴的民间信仰活动对民众的个体向善心理、村落团结免讼的集体心理的形成有一定辅助作用。如灵山庙会中的主神“灵山老母”,据当地人传说,她俗家在临近的一个叫“页渠”的村子,最后在灵山修成正果而成神成仙的。这样一来,页渠村的民众就非常骄傲自豪,因而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就会以“灵山老母”的俗世乡邻为荣,言谈举止、做事行为都谨小慎微,以免给“老母”丢脸。当又有传说临近某村子是“老母”的婆家时,两个村子里的民众就像“亲家”一样,感觉又近了不少。

有的时候,村落里供奉的一位“神仙”会被临近村落来争抢或者争宠。有的地方为了抢夺神像的供奉权而大打出手,这样非常不好。但如果是争宠就不一样了,是一种在竞争中进步的良性表现了。比如,宝鸡地区有一个自然村落叫槐原,分成三个行政村,分别叫槐北、槐西和槐中,槐原有一座庙,供奉的主神是“女登”,传说是炎帝的母亲。槐原建有“女登庙”,每年都举办盛大灯会,可能取“灯”同“登”吧。每个行政村都有自己的游灯队伍,浩浩荡荡到女登庙前展演,向女登娘娘汇报自己村落一年来的成就:经济如何发展?邻里是否和睦?考取了几名大学生?在外干事的人有多少?诸如此类。成绩不突出的村落就会灰头土脸,期待来年能有出息而挽回面子。实质上,我们在考察中发现,这三个村子都不错,不论是村容村貌,还是民众庭院修饰和邻里关系,看上去一派欣欣向荣。

四、正当的民间“过会”活动具有“负熵”功能,能起到平衡、协调和稳定乡村秩序的作用

看似松散的民众祈福活动,其实都展示出民众的认知与判断。有关神明世界的观念已然通过丰富的神话传说植根于民众的心灵深处,这种共同的信念对社会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科学与愚昧、巫术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手拉手、臂挽臂地为民众所用,谁能在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他们就用谁。这一直都是中国乡土社会的生活真实,也是中国民众信仰的本质。人们欲借助神神、神媒解决的事项远远不仅仅是“虚病”、“邪



病”,它涉及到生活中诸多不和谐、不公正、不吉利、不可知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紧张和悲伤等心理,涉及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3](P148-151)}尤其是在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朴素性信仰表现得更加突出。

民间庙会活动是民间信仰活动的重要形式,是乡村民众朴素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平台,由于乡村民众的教育水平与认知能力有限,因而这种朴素的向善活动和吟诵经文对他们认知世界和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担忧:农村妇女在认知方面是否具有乌合之众特点,易受不良信息的引导而产生危及社会稳定的行为后果。实质上,翻开中国历史,虽然看似很多暴乱事件跟香会组织与民间信仰活动有关,但只要细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事件的形成与秘密组织的长期运作策划有关,民间香会等只是一个幌子,披着民间信仰的外衣进行阴谋活动。而真正的民间自发的庙会活动等形成反社会力量的事例几乎没有。中国民众受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影响较深,而中国传统社会则是重家庭伦理而轻社会伦理,重自身修为而轻社会公共责任,逻辑关系上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而就会形成一种保守的民族文化心理,出现个体的内敛与群体的不作为,只要观察朝山进香的民众祈愿就会发现。这样的民众活动不会形成危及社会稳定群体力量。

当然,也有一些邪恶势力打着民间信仰活动的旗号,到处装神弄鬼、招摇撞骗,像驱邪、治病、换身、追魂、镇宅、超度等相关活动。这些活动的参与人也较为混杂,有江湖术士、阴阳先生,也有善男信女等。这

种封建迷信活动往往是雇主家庭遭受到突发性灾难、家庭成员有重大疾病,或者有人沾惹邪气需要驱除等等。当主家已经束手无策之时,往往会使用家中过会的形式来做最后的尝试。家庭变故的巨大心理压力往往会影响民众的理性判断,而给一些游手好闲的江湖骗子以可乘之机,轻则贻误病情,损失财产,重者则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因此,这一类“过会”属于封建迷信,应该予以打击和取缔。

结语

本文是立足关中西部地区开展调查的,其实在整个关陇地区甚至更广的农村地区,这种农村妇女的民间信仰活动和人际交往活动都大同小异,位置越偏远,经济越落后,信息越闭塞,这种现象越突出。这仅仅是一个现象的描述,而这个现象后面有更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发达、价值观的交融等等,将问题杂糅、压扁成一个平面,更突出地展现出来。市场经济意识的冲击,儿女婚事与幸福的压力,家庭矛盾的错综复杂,日常生活的无聊等,让饱经沧桑的农村中老年妇女不得不向神灵祈福、向神灵诉说。农村社会问题复杂,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1] 范丽珠,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2] 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间信仰的阴面和阳面[M].上海:三联书店,2010.
-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戴可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责任编辑 张东茹)

On the Belief Activity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Elderly Women in Temple Fairs

WU Jun-zh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Shaanxi 721013)

Abstract: Going to the temple fair is a common way among rural villager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ir performance of belief and affection, this paper produces a summary of the pattern and forms of the fairs, puts emphasis 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tabilization in villages, and hopes to supply some referenc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rural outlook.

Key words: West Guanzhong; Elderly Women; temple fair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